

## ※ 荒木見悟教授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 ※

# 皿山程子——溫情荒木見悟先生

金培懿\*

### 一、人生初相見

生平首次聽聞荒木見悟先生大名，是在我大四備考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赴日留學全額獎學金時。當年一面得準備第一關教育部的各科筆試與第二關交流協會的日語筆試，同時還得一面思考、撰寫赴日後擬進行的研究計畫，以備第三關面試。猶記當時身兼東吳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林炯陽老師聽聞我打算留日，有天特別約了我在主任辦公室見面，炯陽老師發揮他的詩人特質，力勸我研究日本五山禪僧之漢詩。而林慶彰老師則因教授過我「經學史」與「詩經」兩門課，以一位老師對學生的學習觀察，建議總喜歡在課堂上提問的我可以做「晚明儒、釋、道三教思想交涉研究」這一議題。

我向來喜讀現代詩，大四時終於可以修習我心目中期盼已久，堪稱是臺灣現代詩教皇的羅智成老師所開設的「現代詩」一課，但古典詩並不在我的愛好科目中。與此同時，我從大三開始就著迷於蕭兵先生與王孝廉老師的神話、民俗學研究，他們的研究某些程度補充了「中國思想史」課堂上對中國民間宗教閒置不論的缺陷。因此，較之於「日本五山禪僧漢詩研究」，「晚明儒、釋、道三教思想交涉研究」這一研究課題，更引我入勝。當時林慶彰老師還指引我一條明路：可以去東吳大學圖書館找荒木見悟先生的專書來閱讀。荒·木·見·悟，荒木·見悟，荒木見悟，我當下看著林老師寫在紙張上的名字，立刻在心中默記這一姓名。

隔天，我在東吳大學雙溪圖書館中正書庫的書架上，找到了《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東京：創文社，1979年），就在書架前隨意翻

---

\* 金培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閱，當下感覺非常不可思議。除了讚嘆民國六十七年(1978)才完工啟用的母校中正圖書館，與時俱進地很快就添購進隔年出版的日文研究專書之外，我當下產生的一連串疑問是：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學生，我們對明代思想的理解，除了陽明學，而且僅限於王陽明，我們關心過陽明後學的轉折發展與流弊嗎？又設若不能對大乘佛典的價值系統與義理脈絡有一定程度之理解，我們能真正、深刻理解朱子學與陽明學嗎？以及所謂「宋明理學」，這一慣稱對嗎？性理學與心學不用加以區隔嗎？還有，管東溟究竟何許人也？他為何從沒在我的「中國思想史」課堂中出現過？而一位儒者會通三教後所提出的思想論說，就是「三教膚廓之論」嗎？儒釋兩學的思想疆界，或是儒道兩學的思想疆界，乃至儒釋道三教的思想疆界，可以在中國儒者的身上涇渭分明地劃分嗎？我至今猶記一九九二年春日母校雙溪圖書館中，那個深感困惑卻似乎開啟思考中國思想、學術之眼的自己，而啟蒙者正是隔年春日我赴日留學的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大先生」——荒木見悟先生。

## 二、得以識本尊

在日語程度力有未逮、一知半解地閱讀荒木先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一書後所觸發的問題思考，如果稱得上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臺灣讀中文系的人的學問問題，那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當時我自己其實還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要等到兩年後的一九九四年夏日，在野口善敬先生（現任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總長、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所長）的引介帶領下，我權充口譯者，隨著前來九州大學訪問研究的林慶彰老師，一同前往荒木先生府邸拜訪，初次拜謁先生本尊時才終於真相大白。

這次陪同拜訪，在荒木先生和林慶彰老師的談話中，先生溫暖待人與嚴謹治學的態度，令人終生難忘。例如荒木先生在林老師來訪前，就已經閱讀過其《明末考據學研究》一書，不僅就書中所涉具體問題與林老師相互論學，談話中更屢次謙稱其自身無法研究經學，所以很佩服研究經學的臺灣、中國學者，荒木先生還說經學正是中國的本家學問。而在林老師向荒木先生討教有關明代學術思想諸多問題時，先生知無不言，為了證明所言有據且便於聽者理解，先生屢次起身往返客廳與書庫之間，取來典籍文獻佐證。林老師當下對荒木先生讚嘆道：「先生讀書之廣博，實非一般研究明代學術者可企及！」而筆者猶記荒木先生當時的回答是：「不熟讀晚

明諸家百人以上之書，則難窺明學之堂奧。」

兩位先生相談甚歡之餘，野口先生在一旁起了另一個話頭，問我有沒有問題想請教荒木先生？我當時剛修習完碩士一年級上學期的課程，心中想要研究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然而並未忘記當初來九大留學時，所提交的研究計畫題目是「晚明儒、釋、道三教思想交涉研究」，何況當初建議我研究這一議題的林慶彰老師就在現場，因此當下毫不猶疑地就直接問了荒木先生：「如果我想做這方面的研究，先生您已退休，我可以私底下來向先生請益嗎？先生您私底下可以指導我嗎？」聽完我一口氣的提問，三位先生聞言不約而同笑了出來。荒木先生笑中帶著些微尷尬，接著正色但溫情地對我說道：「你們在臺灣讀中文系，是有學過老莊，但估計沒學過佛教。如果從今開始研讀佛典、學習佛教，估計最少也需要三年時間。學了佛教後再撰寫碩士論文，進而攻讀博士學位，算一算約需十年時間。而對一個女孩家而言，十年勉學，恐怕將耽誤了婚期，不可不慎重啊！」

先生當下一改先前論學時的嚴肅謹慎，語氣充滿著憂心孫女輩學生的終身大事，豈好讓學習研究耽誤，一派家中和藹可親長輩的關懷口吻。但我當下覺得這是先生婉拒，故而難免失望形於色。先生於是接著說道：「你既然來日本留學，又曾受教於林先生，不妨研究江戶儒者的經注，既不離中國本家擅長之學問，又可探討日本儒者經學研究之特色，比較中日儒者解經之異同。這方面研究有其意義，也可以直接進入研究，估計不需要花到十年時間，應該是比較適合的研究方向。」我聽了先生這番話後，又鏗而不捨地追問：「那如果我研究這一方面，遇到問題的話可以來請教先生嗎？」三位先生再次不約而同地笑了出來，這回荒木先生大方爽朗地允諾說：「可以的，可以的。」

這次有幸由野口先生帶領，隨著林老師拜謁荒木先生本尊，不僅認識到「大先生」治學之嚴謹、學識之淵博，以及為學、生活謹守紀律的自我要求，更真切感受到先生對人之真摯，也因先生的提點，而認識到經學研究之於我輩的意義；同時也因為先生的指引，確立了我個人日後研究日儒經解的研究方向。更由於先生一席說明，我方才明白兩年前自己在母校外雙溪圖書館內，初見荒木先生管東溟研究所興發的諸多疑惑，主要問題根源就在當年一般臺灣中文系畢業的人，其在大學四年所接受的專業課程訓練中，根本沒被安排學習任何佛學知識素養！

### 三、學術引路人

在初次拜謁荒木先生之前，原先接受我以「研究生」（旁聽生）身分進入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就讀，擔任我指導教授的町田三郎先生，於一九九四年三月屆齡退休。然先生即使退休後仍藉由讀書會形式，每月返回研究室帶領、指導我們一群學生研讀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學派の哲學》。而町田先生退休後，我的指導教授改由柴田篤先生擔任。柴田先生亦是荒木先生及門高弟，專研明代思想，特別聚焦於王龍溪的學思與《天主實義》，關注儒學與天主教之間的思想對話。當時仰賴町田先生之教導，我對江戶古學派產生高度研究興趣，然若顧及指導教授柴田先生的專業，我理應研究原先擬定之「晚明儒、釋、道三教思想交涉研究」這一課題才是。當時剛考進碩士班的我，在第一個學期中不斷思索自己究竟該朝哪方面進行研究？如何研究？直到該學期暑假有幸聽聞荒木先生的建議，我徹底明白當時自己並不具備研究明末三教交涉問題的條件，因而決定聽從先生的建議研究江戶儒者的經注。而研究對象就是町田先生長達兩年時間帶領我們探討、理解的古學派儒者。

但在探討古學派儒者的經注之前，我認為必須先考察彼等之「回歸原典」想法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十七世紀中葉以還的江戶日本形成一股思潮。此一構思獲得柴田先生認可後，自一九九四年秋季開學，我開始從明儒吳廷翰的影響這一視角切入，試圖探究伊藤仁齋主張回歸孔子這一思想成立的觸媒、背景，以及其後所產生之影響。而截至具體研究成果撰成論文〈伊藤仁齋の孔子回歸思想成立の背景：吳廷翰の影響を中心として〉（伊藤仁齋回歸孔子思想成立之背景：以吳廷翰之影響為探討中心），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刊載於《中哲論集》第二十一號為止，期間我總能定期見到荒木先生，但卻沒有勇氣直接向先生請益。當時先生於每月的雙週週六都會返回中哲研究室，主持「袁中郎《珊瑚林》譯注讀書會」，讀書會的主要成員是由野口善敬先生、荒木龍太郎先生（活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等荒木先生的及門高弟，也就是我的師叔師伯輩們所組成的「宋明哲學研討會」研究班。

讀書會雖然是在雙週週六下午一點半開始，但荒木先生通常在當天上午十點左右就已提前來到研究室。我是個夜貓子，但每逢雙週週六，無論當天清晨「多早」睡，總要努力在上午十點左右盡可能趕到研究室，希望能為先生奉上一杯茶水；但

也就只是奉上一杯茶水，不敢造次。因為先生一進研究室放定包袱等私人物品後，總是立刻拿出一疊註記著當次讀書會待查資料的紙片，接著就開始來回穿梭於中哲研究室與中文、印哲、東洋史等研究室，以及文學部圖書室之間，抱回各類書籍後便在中哲研究室專注地查核謄寫。先生專注的身影，靜默中散發著某種生命熱情與堅持，不容打擾。而我當時認為這就是荒木先生治學之「流儀」（作風），更是先生為我們所展示的學術「躰」（身教）。因此，即使苦無機會向先生請益，我卻也總能在這樣的荒木先生身上，體會到某種關於學術研究的，乃至是人生態度上的那些諸如讀書通世事、兀坐書禮以達情等等，無以言喻的「默會之知」。

而就在我把自己想成是一個「學徒」，盡量把握機會在一旁默默地觀察，試圖從荒木先生身上發現某種啟迪時，一九九六年元旦剛過不久的某日，我一如往常在接近中午時段進入研究室。一進入研究室後，助手（類似臺灣的助教）橫畑學長便叫住我，並遞給我一張紙條，說是上午荒木先生來電話。先生表示他讀了我〈伊藤仁齋回歸孔子思想成立之背景：以吳廷翰之影響為探討中心〉一文，有些事情想當面告訴我，讓我近日找個時間到先生家裏好直接跟我說明。荒木先生還特別讓橫畑學長畫了張巴士路線圖，教我如何搭車、轉車到先生位於福岡市南區皿山的府邸，同時還不忘請學長將先生家裏的電話也寫上，擔心我萬一迷了路可以直接去電求援。

聽完學長的一番說明後，我當下請其回撥電話向荒木先生報告：隔天我就前去向先生請益。然從學長手中接過那張紙條後，我開始感到惶恐不安。因為有關伊藤仁齋的古學主張究竟有無受到明儒吳廷翰影響一事，日本學界歷來多有爭辯。上述拙文正式投稿前，事先曾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在福岡教育大學所舉行的「第四十三回九州中國學會」上宣讀。論文宣讀後曾有研究室的前輩學長，私下直言我研究這題目並無意義，理由是一篇論文無法解決這個學術公案。會後我就各方意見進一步修訂論文過程中，相當程度受到此一評價的干擾，故擔憂荒木先生是否也如此評價，心中因而忐忑不安。

翌日，我按著紙條上的圖示與說明，順利抵達皿山四丁目巴士站牌，下車後步行前往荒木先生府邸。一路上情緒始終緊張，因為這畢竟是我初次單獨一個人前去拜訪先生，心裏難免七上八下，一會兒猜想，不知道先生會如何責罵自己？一會兒又想說豁出去算了，要是被批評責罵也無所謂。既然論文都已經刊登出來，總要勇於面對批評指正，何況兩年前就是我自己主動希求先生賜教的啊！怪只怪自己在

撰稿過程中怎就不懂得主動請教先生呢？猶記為了安頓此種忐忑情緒，我在先生家門口臺階下靜立了數分鐘，才終於拾階而上按下門鈴。而鈴聲剛響就立即聽見荒木師母朗朗應門聲，大門瞬間拉開的那一霎那，師母笑容滿面、一臉和善地說：「請進，請進，老師擔心妳是不是迷路了，正要我出門找妳呢。」而荒木先生聞聲從玄關走廊盡頭的客廳走出來，面帶淺笑地說：「上來吧，沒迷路吧？」那一刻我望著先生和師母，竟然想起了與先生伉儷年紀相仿的外婆，胸中不安頓除，心暖神定。

師母引我到客廳坐定後，帶著一抹神祕微笑看著我和先生說：「請你們先談學問。」接著就轉身走進廚房，立刻端出了日本煎茶和滿盤各式各樣的日本菓子茶點。我一看竟忘情地說：「我最喜歡甜點！」師母聽到後笑呵呵地說：「別客氣，全都吃了吧。」先生在一旁也忍俊不住地問說：「那麼喜歡甜點嗎？」我立即回答說：「是的，日本的甜點很好吃，我每天吃。町田先生開我玩笑說：每天吃那麼多甜點，會把獎學金給吃光呀！」先生和師母聽後不約而同笑開懷，師母邊笑邊說廚房裏還有其他點心，已準備好讓我帶回住所。其實，荒木師母不僅準備了多種甜點招待，當天接近傍晚時刻，怕我餓著，更親手做了「散らし寿司」（海鮮總匯醋飯）餵飽我。而且還另外盛滿一盒，好讓我和其他幾種甜點一起帶回家。而這就是荒木師母盛情招待學生晚輩的「流儀」，日後無論我何時前去向荒木先生請益，皆是如此，無有例外。師母的手作海鮮總匯醋飯，因為知道我不食生食，還會特別為我量身訂製：千萬不能放鮭魚卵和生魚，喜歡的蟹肉棒、海苔、蛋當然沒問題；蔬菜除了紅蘿蔔外都可以，紫蘇葉的香氣一級棒，超喜歡……，荒木師母照單全收。那是我這輩子最難忘且最美味的「わがまま」（任性）壽司醋飯，人間有真味，粒粒皆真情。

而那一方客廳，正對著荒木先生宅邸的內院，院子另一頭就是書庫，當天以及日後我每次到先生府邸請益問學時，先生總讓我坐在面對內院的座位上。每當先生起身去書庫取書時，總會交代我說：「妳等會兒，先喝茶，看一下院子裏的花樹，對眼睛好。」因此在每次親炙先生問學的過程中，總能感受到學問之外的關懷溫情。而在每次向荒木先生請益的過程中，先生基本上就是只論學問，不談人間是非、不道世上閒語。不過，當天荒木師母所以神祕地笑著說，要先生和我「先談學問」，是因為師母特別為我這個留學生安排了一場日本茶道見習。原來師母是領有證照的「表千家」正規格茶道老師。而在客廳右側隔壁就是一間茶室，茶室有一片牆特別訂製成一整面木格櫃子，每方木格子大小整齊劃一，木方格裏都擺放著各

有特色的抹茶茶碗，猶如一面繽紛多彩的藝術牆，令人歎為觀止！我在大飽眼福的同時，不禁問師母說：「這麼多的茶碗，各有特色，各有各的美，是怎麼收藏到的呢？」師母靦腆微笑地說，大多數茶碗，都是她和先生到國內各地去蒐集抄錄文獻資料時，如果順道看到中意的茶碗，先生就會買下送給師母。在這之前，我曾多次耳聞師母常常陪同先生到日本及海內外各研究機構以及圖書館，協助蒐集抄錄資料；然為了把握時間謄抄資料，所以師母幾乎未能順道觀光旅遊。通常說者除了讚嘆荒木師母之賢慧，言下之意亦頗為師母叫屈，包括我這個聽者在內也難免做如是想。但那天在那一方茶室裏，當我靜靜地望著那面牆，有那麼一刻，我羞愧於自己對愛的認知如此單一而膚淺，卻又同時真切感受到愛與愛其所愛之間的深刻。那面牆上的每個茶碗，雖然謹守分寸，靜默內斂，卻訴盡平生相知心，別有風流，迥出塵外，光豔照人！

而當天我在客廳坐定，喝了大半杯茶並嚐了一塊茶點後，先生即開始就我的論文提出其看法，開口就說：「妳這篇論文所談的內容沒錯，我也認同這樣的看法。」接著先生便一邊依序翻閱其事先早已備好置於桌上，有關吳廷翰《櫝記》、《甕記》與伊藤仁齋之著作，一邊耐心地逐一向我說明，為何其認為仁齋的反朱子思想與吳廷翰有著高度關聯。聽畢荒木先生仔細的教導，我終於卸下心中大石，情緒漸趨舒緩，遂開口向先生說：「可是我還是無法證明仁齋回歸孔孟的主張，直接就是因為其受到明儒吳廷翰著作的刺激。」先生聞言便正色地跟我說：「學術研究有直接證據當然最好，如果沒有直接證據但卻有間接證據，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明或解決問題。證據要透過廣泛大量的蒐集、閱讀文獻資料，但如果文獻資料有限，研究者也要能合理推論，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外，先生更提醒我說：「接受是受影響，反對也是受影響。仁齋強烈反對朱子，正是受到朱子強烈影響所導致。」這些看似再平常不過的提醒，對當時正在撰寫碩士論文的我而言，卻有如當頭棒喝！既給了我持續研究江戶古學派的信心，也提醒了我局限於單一視角的研究，容易陷入盲區，見樹不見林。而荒木先生對拙文的認可，以及當天的教導，對我而言猶如「授記」，我至今憶持心中，不敢忘失。

#### 四、溫情皿山程子

當天問學請益接近尾聲，荒木先生問我接下來如何打算？我表示將繼續攻讀

博士班，而且預計研究古學派的《論語》註釋問題。先生聽聞後，立即起身前往書庫，取來正德二年(1712)刊行的「古義堂藏本」《論語古義》，讓我帶回複印。日後，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特別是有關龜井南冥、龜井昭陽父子的相關原典文獻或是後人研究資料，多有仰賴荒木先生者。而至今仍印象深刻難忘的一次經驗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在對博士論文進行最後修訂時，由於《龜井南冥昭陽全集》中所收昭陽著作，多為其自書手抄本，但昭陽親筆書寫之字體又不易辨識，以致閱讀多有窒礙。荒木先生大概也料到這一問題，某天主動去電中哲研究室，請助教鄭址郁學長轉告我，讓我隔天到先生家裏一趟。原來先生想提供其複印自愛知縣濱松市立圖書館「老松園文庫」的「橫田藏本」《語由述志》四卷合抄本，建議我透過昭陽《論語語由述志》，進一步深入思考南冥《論語語由》之經解相關問題。

猶記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個大熱天下午，豔陽高照。當時與我尚在交往中的外子，於翌日驅車載我抵達荒木先生府邸後，荒木師母一如既往領我們進入客廳坐定，就轉身去準備茶水點心，而先生早已將資料備好等待我們到達。由於顧慮時間寶貴，這次等不及師母送來茶水，先生便開始向我說明該本龜井昭陽《語由述志》的來歷，以及其之所以認為我有必要藉之進一步思考龜井南冥《論語語由》的原因何在。先生不厭其煩地仔細指導了我約莫半小時後，就喚來師母，吩咐師母趕緊出門到家裏附近的便利超商，去將該書複印一份讓我帶回使用。我們聞言後，茶也顧不得喝，趕緊起身表示說我們自己去複印，這事千萬絕對不能勞駕師母。然荒木先生卻立即回說：「皿山這附近的街道上上下下、彎來彎去的，何況你們對這裏的路況又不熟，迷路了會耽擱回去趕寫論文的時間。」先生語氣堅定，而師母則立刻拿了錢包等在一旁，我急中生智就告訴先生說：「那更應該我們自己去便利超商複印，我們年輕，腳快手快，估計可以更快複印好。」先生一聽可以節省時間就答應我們的請求，但因擔心我們迷路，仍舊堅持要師母一同陪我們出門一趟。

其實，我到九州大學中哲研究室留學後，經常耳聞師友輩以二程子比喻岡田武彥先生和荒木見悟先生，說岡田先生性格溫和似大程子程明道，荒木先生性格嚴謹似小程子程伊川。而之所以說荒木先生性格嚴謹，主要是因為先生幾乎不與人閒聊學問以外之事。關於荒木先生專心致志於學問之純粹，除了從上述複印昭陽《語由述志》時，先生一再強調，不宜耽誤撰寫論文的寶貴時間一事可看出。另外，由於荒木師母曾多次表達想教導我日本茶道，其用意是，一位留學生如果可以修習日本茶道，不僅可以在嚴肅的學習研究之外有不同的生活體驗調劑，還可進一步理解日



本文化。然而每當師母提起這一構想時，荒木先生就會正色地對師母說：「她是來留學做研究的，時間寶貴，豈可學茶道而耽誤研究！」通常師母如果轉而建議說：「兩週來學一次茶道，或是一個月來學一次，應該不礙事的。」這時先生就會再次嚴明說道：「不妥，不妥。」我想，心無旁騖，專心治學，對荒木先生而言，是一種不容雜質，近乎潔癖的自我要求與信仰。或許對先生而言，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而我所知道的荒木先生，萬事皆易滿足，惟讀書終身無盡。

不過即便如此，在我親炙先生請益問學的經驗裏，卻總能接觸到先生非常真性情且溫暖的一面。例如某次我比約定的時間約莫早了半小時就來到先生府邸，師母告訴我先生午休以後，下午兩、三點左右會在家裏附近騎自行車「散步」；因為我提早到了，先生還沒回來呢。師母非常客氣地不斷向我致歉，同時一如往常地領我到客廳坐下。大約十分鐘後，果然聽到先生騎著自行車回來的聲音，我聞聲走到玄關，就問荒木先生說：「先生，下午兩點多的太陽很大呀，很熱吧？」先生一邊拭去額頭上的汗水，一邊回答說：「熱啊！」先生上了玄關後叫我回客廳坐先喝茶，自己去洗了手、洗把臉後就立刻來到客廳，我則不死心地接著說：「那先生您就別下午出門，晚上再騎車出門不是比較涼爽嗎？」先生喝口茶後告訴我說：「讀了一上午的書，吃飯再午休後，就要出去散步。除了可以藉由散步再一次思考並整理上午讀書的內容，也可以讓身體固定的活動，不能鎮日伏案坐著。不過現在年紀大了，只能騎自行車散步啊。」語畢還不忘提醒我，為了健康，不能鎮日伏案。我向來沒有固定運動的習慣，但聽了先生的建議後，開始嘗試每天出門散步個把鐘頭。而這個每日黃昏時分的散步安排，對於我這種中午以後才開始讀書的夜貓子而言，確實能有效整理一整個下午的讀書思緒，也讓自己可以維持每日至少「活動」一下的健康習慣，更可藉此特意漫遊，滌除眼裏灰塵，自我沉澱；得片刻寧靜，方可夜裏繼續讀書。

而如前所述，荒木先生雙週週六會定期返回中哲研究室主持讀書會，有段時間我受中哲研究室幾位日本學長、同學、學弟所託，負責每個週六上午教大家中文。其中我的同學檜崎洋一郎，生性羞澀又不擅言詞，學外語就更不敢開口。某次上課在複習前一週的會話，其他人都努力擠出中文不斷練習，唯獨檜崎同學就是開不了口。為了逼他開口說中文，我就當場威脅他說：「雖然你是我的日文小老師，但我現在是你的中文老師，你再不開口練習，我會打人喔！」未料其他人又練習了一回後，眼看都過了將近一個小時，檜崎同學還是說不出半句中文，我二話不說就從研

研究室書架上取下大家掛外套的衣架，直接朝檜崎同學手臂打了下去。未料除了檜崎同學的慘叫聲之外，還聽到研究室另一邊也傳來驚呼聲。原來是荒木先生提早來研究室準備讀書會資料，大概見我們大家在學中文，怕打擾我們，就坐在研究室入門的第二個座位上。在研究室這頭的我們大家沒注意到先生已來到研究室，但從先生座位往我們這頭看則一目了然。估計先生從頭到尾聽見了我威脅要打檜崎同學，沒想到還真的打了他，所以先生也嚇著了！我因此尷尬地向先生說對不起，這時荒木先生就對著大家說：「還好我不用跟金さん學中文，不然一定也跟檜崎君一樣挨打。你們大家好可憐啊！」其他幾位同學聽了以後紛紛笑了出來，我卻還自告奮勇地跟先生說：「我可以教先生您中文的，我也曾到長性寺教野口善敬先生中文。」荒木先生聞言趕緊說：「不行，不行，太可怕了！」

日後，我博士一年級下學期的一九九六年秋日，記不清楚是去荒木先生府邸借閱什麼資料，只記得那天在享用荒木師母的手作海鮮總匯醋飯時，先生忽然帶點神祕口吻地問我說：「妳是不是在西南學院大學兼任教中文呢？」我回答說：「是呀，是王孝廉老師給我這個機會的。」先生接著問：「那妳上學期是不是把一班經營學部修妳課的四十八位學生，當掉了二十八位啊？」我還來不及回答，坐在一旁的師母驚呼一聲說：「當掉了二十八位啊！」先生於是重複再說：「聽說是這樣沒錯。」我吞下口中的醋飯後，回答先生和師母說：「沒辦法呀！他們筆試不及格，我期末考帶了五位留學生一起去考會話口試，他們也不會說呀，所以只能當掉。町田先生也勸我說別那麼嚴格啊，會嚇跑日本學生的。可是被我當掉的學生幾乎又全數回到我班上學中文，所以沒問題的。」先生和師母聽了我的說明後哈哈大笑，先生還趁機向師母說了我打罰檜崎同學的往事，師母聽後露出了無法置信的表情。這時，荒木先生接著問我：「那妳知道西南學院大學的學生背後給妳取了個綽號叫『鬼金』嗎？」「鬼金」？這下我可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但是立刻想到日語裏有句成語叫「鬼に金棒」（如虎添翼），於是我回答說：「不知道耶，但這個綽號我喜歡，那表示他們怕我，不敢不好好學中文。」先生聽了我的話後馬上說：「慘了！慘了！西南學院大學的學生好可憐啊。太好了！還好我不是西南學院大學的學生。」師母在一旁則笑得合不攏嘴。我詫異荒木先生怎麼會知道這些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消息，師母看出我一臉狐疑，於是告訴我說：她們的孫女兒荒木雪葉（現任職於福岡大學）就讀西南學院大學，聽到許多人在談論「鬼金」，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在說我，所以就向祖父提起了這事。那天傍晚時分，在向先生和師母告辭，準備返回住

所時，荒木先生笑著叮嚀我說：「教學嚴格沒問題，認真教學最重要。」離去前會心處見先生胸中靈丹！是啊，教學是良心事業，不是嘩眾取寵的行業，學術何嘗不是？應世要隨時，但莫要起一趨時之念，且注意擺落世故。

## 五、無盡的追慕

二〇〇〇年三月底，我取得博士學位返臺前，特別前去向荒木先生伉儷辭別。一樣是在那一方客廳，不同的是這次師母不再進進出出張羅茶水點心，待我坐定後，師母立刻微笑地跟我說：「很遺憾最終沒能教妳茶道，但平時多喝抹茶對身體還是有益的。所以我想送妳一個抹茶茶碗當作學成歸國的禮物。希望在妳平時讀書研究疲累時，可以喝喝抹茶放鬆心情，調劑一下。」我當下感到無比驚喜且意外，但隨即想到那些抹茶茶碗多數都是先生贈予師母的禮物，怎麼好接受呢？我於是向師母說：「可是抹茶茶碗不是先生送給您的嗎？」師母笑咪咪地回說：「還有好多抹茶茶碗，別擔心。」坐在一旁的荒木先生這時也開口說了一句：「收下吧，別擔心。」那個放置在茶几上的桐木盒子，盒面上寫著「犬山燒 抹茶碗 陶逸作」。師母打開桐木盒子，拿出一張介紹「犬山燒」之起源與沿革的說明紙張，大略地介紹了一下，接著就將包裹著茶碗的那方亮黃色布巾攤開。那只茶碗正是犬山燒經典的「雲錦手」畫法，蜜糖底色的釉彩，帶著一圈淡粉櫻紅，茶碗緣口則是黑釉彩，茶碗前後兩面取春秋之義，各繪製了一株櫻花與楓樹；畫風係屬光琳派，由江戶慶應年間(1865-1867)開設的「陶逸窯」所燒製。荒木師母除了慨贈抹茶茶碗，同時還附帶了一支茶筴、一支茶杓及一方白色茶巾，更準備了一罐抹茶粉，可說是全套備足，就為了讓我回臺灣後可以自己點刷出一碗道地抹茶來品嚐。在師母如數家珍般地向我介紹這些茶具的過程中，這回荒木先生不再有任何反對意見，就只是靜默地端坐於一旁，無聲勝有聲。

待師母重新將抹茶碗裝



回桐木盒子後，先生對著師母說：「金さん回臺灣後，或許我們應該找機會再去臺灣一次。」師母訝異地說：「耶！真的嗎？」我則立刻興奮地說：「先生和師母一定要來臺灣找我，別再去故宮查找、複印、抄錄資料了，我帶您們四處參觀，好好遊覽。」師母看著先生說：「耶！這可以嗎？」不待先生回覆，我即刻搶著說：「可以的，可以的，不能每次都只待在圖書館裏，我帶師母去吃好吃的料理。」先生聞言在一旁笑出聲來，口中喃喃有詞地說：「怎麼能不去圖書館。」那天辭別談話近尾聲，荒木先生還特別叮囑說：「進入二十一世紀，隨著電腦網路的發達，可以想見未來圖書文獻資料的搜尋與取得將會變得相對容易許多，但在人人皆可輕易快速取得資料的時代，深入閱讀與理解恐怕更加重要，獨具隻眼的研究才是決勝的關鍵！」先生之言，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真知灼見是也。

而我留學結束返臺後，第一年求職不順未能覓得正職，中間曲折，頗覺宇宙雖寬，世途眇於鳥道之感。荒木先生聞知後捎來長信，內容盡是安慰與鼓勵，讓我相信手懸胸中之明，足任世上之風波，學術江湖路難行，安忍精進可得渡；感恩有大菩薩荒木先生開示：窮途境界，不可不歷。不過謀職雖不成，倒是完成了終身大事。我和外子結婚翌年的二〇〇一年冬日，專程返回福岡答謝諸位師長，當然也前去荒木先生府邸登門拜訪。先生得知我們夫婦租屋在臺北市植物園後門，覺得很巧合。因為先生早年來臺北蒐集文獻資料時，就曾住在植物園後門博愛路巷子裏改建前的臺北會館，所以一聽說我們夫婦住在植物園後門博愛路的巷子裏，先生重複說了好幾遍：「真是令人懷念啊！」接著又立刻說：「不過臺北的夏天真是熱。」說畢隨即問外子說：「藤井君受得了嗎？很熱對吧？」外子尷尬地笑著回答說：「不瞞先生說，我中暑過好幾次。」荒木先生接著說：「真的太熱了！很想再去臺灣一趟，但就是拿這個暑熱實在沒辦法。現在年紀大了，更受不了酷暑高溫。」荒木師母在一旁聽了先生這番話，便語帶憂心地說：「年紀大了不好勉強，天氣太熱的話令人擔心呀。」我聽了趕緊說：「先生、師母可以在秋冬之交的時候來臺灣，那時氣候就涼爽多了，沒問題的。」先生停頓了一會兒後說：「臺灣的秋老虎也令人吃不消呀！」我見狀趕緊說：「先生方便何時來都好，我們在臺灣等您和師母。」不過遺憾的是，這趟在我返國前與先生伉儷所約定的臺灣行，終究成為一趟未竟的臺灣之旅。然而在我心中，它已成為一趟來世之約的「未來旅程」，敬愛的荒木先生、荒木師母，我們終將重逢！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距荒木先生辭世的三月二十二日已過三個多月，福岡夏

蟬初鳴。我和外子結束在東京的移地研究工作，於前一天傍晚日落前才剛搭車抵達博多，目的就為了參加七月一日下午三點在「西鐵格蘭登飯店」舉行的荒木先生追思會。追思會開始前，除了荒木先生的眾多及門高弟以及九州大學中哲研究室相關人士，皆已陸續來到場外；大阪大學名譽教授加地伸行先生、早稻田大學副校長土田健次郎先生、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弘行先生等學者們也先後來到會場。不知情者乍看之下，恐怕會有這是一場夏日中國學學術盛宴的錯覺。而荒木先生的公子正見先生與千金英子女士，已在會場內準備就緒。

我作為受邀與會者中輩份最低，而且是家屬之外唯一一位「孫女輩」學生，反而有種孩子般無拘束的輕鬆感，故得以自在安適地沉浸在自己與荒木先生伉儷的往昔回憶裏。往事歷歷，一切並不如煙。會場正中央的桌檯中間，擺放著平成二十一年(2009)十一月，荒木先生獲頒「西日本文化賞」時，與師母合影的照片，先生伉儷皆著正裝，雅正大方。先生黑西裝底下配件白襯衫、繫條絲質白領帶，與其平日居家時總是著和服的氛圍大不同，儒雅彬彬，神清氣朗。師母著簡約黑套裝，領口一串白珍珠珠鍊，與其銀閃閃的白髮相輝映，是生命精煉後的晶瑩剔透。

而相框右上角裝飾著由白色及粉色洋桔梗所做成的花團，清新雅緻，感覺極符合先生伉儷的審美。至於相框前方左右，則各供奉著一杯烏龍茶。沒錯！我記得先生伉儷生前並不喝酒。桌檯右方躺著一束由一株紫色繡球花與一株橘紅色小蒼蘭，再點綴一些綠葉所簡單組成的捧花，宛如一對相依偎的伴侶。桌檯左方則安放著先生與師母並肩坐在自家客廳靠窗沙發上的居家照，師母左側沙發扶手旁的茶几上，書籍資料堆疊，那是先生家中常見的光景，案有好書，心無機事。沒錯，就是那方客廳，我一點都不陌生。照片左側並列擺著一張說明，紙面上家屬所寫的內容是：「わが家の応接間で一緒にいるとおだやかになりました。(只是一起待在家中的客廳，就變得平靜安穩。)」沒錯！只要你曾讀過《往釋迦堂之道》，就一定懂得經歷戰爭摧殘，走過生命陷落，最真實的幸福莫過就是一生相互扶持所度過的每一個尋常小日子。

我再一次靜靜地凝望追思會會場中央桌檯的布置，洋桔梗的花語是永恆與真誠；繡球花的花語是忠貞與希望；小蒼蘭的花語是純潔與幸福。照片中荒木先生伉儷，清醇雅潔，幸福愜意，早已離苦得樂，往生極樂。

後記：昔時舊事，恐記憶有誤，撰稿期間曾特別請教荒木龍太郎先生，向其確認當

年「《珊瑚林》讀書會」以及荒木師母所習茶道流派等事，特此致謝。